

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painting of two palm trees in the foreground, their dark silhouettes contrasting with a vibrant, fiery sky. The sky is a mix of deep reds, oranges, and yellows, suggesting a sunset or sunrise. The overall mood is tropical and dramatic.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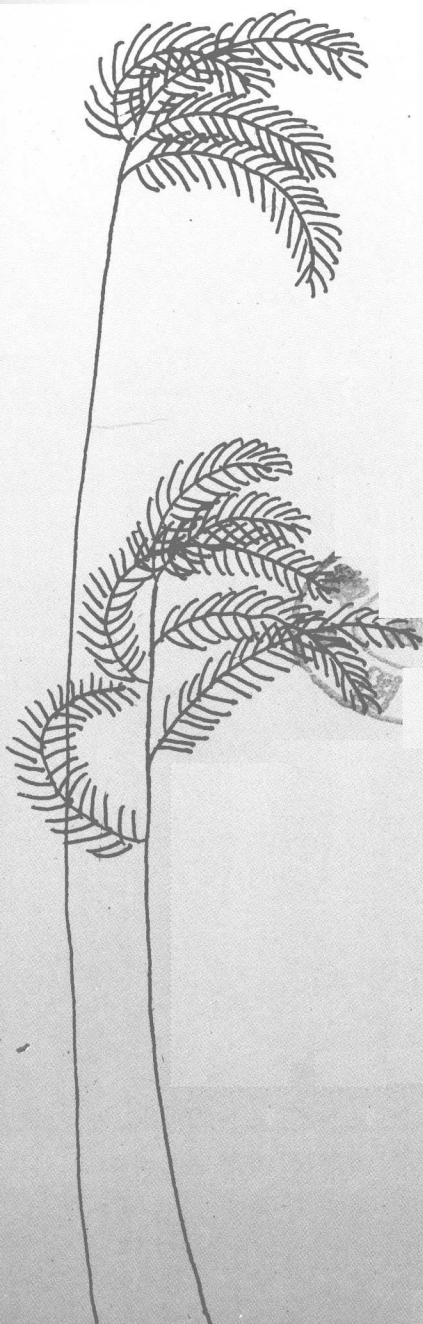
南岛风云

李英敏电影剧本选

民族出版社

电影剧本集

南岛风云



李英敏电影剧本选

广西民族出版社

鸣 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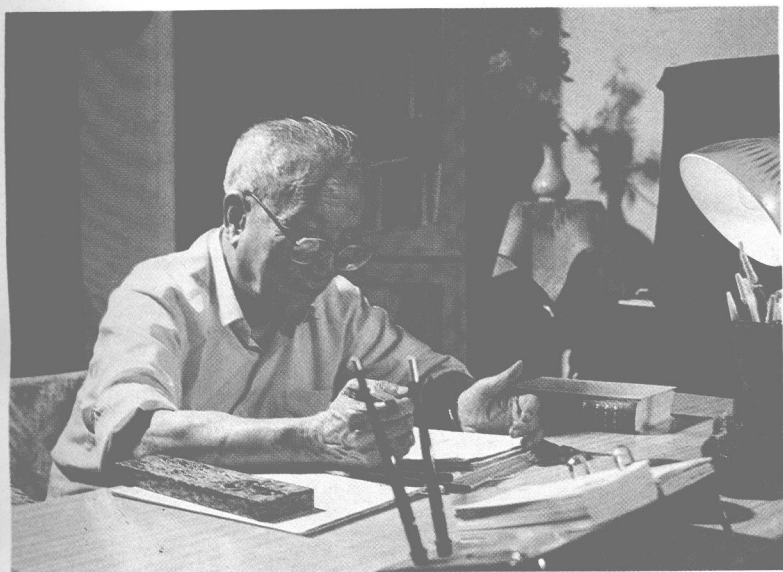
本书出版，承蒙合浦地方企业家慷慨赞助，
他们是：

徐 晖 陈继才

彭福斌 张 荣 徐家伟

谨向五位先生深表谢意。

本书作者



李英敏近照



李英敏和他的海南娘子军



大好春光，正是勤奋读书时



创作「南岛风云」时照片



八十年代初照于绍兴鲁迅故居



与荒煤、林杉、白杨合影



与于敏,田华等合影



与司徒、王昆合影

《椰林曲》剧照



《椰林曲》剧照



《椰林曲》剧照





《南岛风云》剧照





《南岛风云》剧照



《南岛风云》剧照

目 录

前言 ——我怎样叩开电影创作大门的？	(1)
椰林曲	(20)
南岛风云	(96)
啊！五指山	(177)
十天	(251)
编后话	(336)

前 言

——我怎样叩开电影创作大门的

李英敏

土包子进京

一九五二年八月，我被调到北京工作，这是意外又意外的事情。

小时候听说，到北京的人有三种，一是上京科举，中了状元进士之类，皇上封个京官；二是皇亲国戚、达官贵人的戚友，夤缘攀个美差；三是学问高、本领强，钦点御用的。可惜我哪门也算不上。

我是个土生土长的小知识分子，既不是专家学者，又没有大学文凭，算得上资历的，就是搞了十几年地下党和游击队，现在是搞经济建设，要我们这些“老游击”干什么？听说要调我去写电影，当作家，那就更加玄乎。我是负责党和部队宣传工作的，和“文”字沾点边，可我没有写过什么象样的文学作品，更不用说什么电影了。

为什么调我到北京工作呢？跟我谈话的冯白驹同志说不清楚，华南分局和中南局更不清楚，他们不同意把我调走，这把我弄糊涂了。

话虽如此，组织上通知了我，不得不走，那时还没有学会讲价钱谈条件的本领，急忙收拾行李，带着妻儿就走。要说什么私心杂念的话，确实有的，解放后，我不能忍受那种轻视嘲笑眼光，

后悔当年为什么不去延安吃小米？后悔当年为什么不出国留学，捞个洋博士、硕士回来？却傻乎乎认为，一样是党领导下，干什么都都是革命……太天真了。既然有机会进京，在“天子”脚下做事，看看谁是特殊材料制造的？谁是天生的贵人；谁又是缺胳膊少腿的？谁是天生的贱民？一句话，我这个井底之蛙，一定要看看这个世界。

我带着妻儿一路过五关斩六将，好不容易叩开北京的大门。这并非夸张之词，到了华南分局，组织部皱着眉头说：“我们不知道此事，待查查看”。在招待所住了七天，组织部的同志终于开口，搞清楚了，有这回事，于是换了关文，到了武汉，中南局组织部同志说不知有此事，还说我是中央管理的干部，必须请示中央。想不到“老游击”有如此高的身价，只好等吧。大约过了五天，组织部的同志说，你先到中央组织部再说吧。不说知道，也不说不知道。于是换了关文，直奔北京，可是问题并未解决。

我们住在前门外煤市街中央组织部招待所，中组部一位同志跟我谈话，问我是谁调我来的？真稀奇，我忍不住火冒三丈，我说：“同志，你问得太奇怪了，你们是中央组织部，又不是开杂货店的，调一个干部谁也不知道，你看我，区党委、华南分局、中南局的介绍信都齐齐全全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”这位同志红着脸说：“你让我们查查看。”我补了一句“要是不行，你让我回广东、回海南去吧。”

过了两天，中组部的同志说：“你是宣传干部，让中央宣传部跟你谈吧。”中宣部我有些熟人，如林默涵、王朝闻，是51年参加第一次宣传会议认识的，他们很高兴地接待了我，可也不知道是谁调我来北京的。我提出让我回广东，不然就在中宣部工作算了。他们答应我考虑考虑。

又过几天，中宣部同志找我说，问题已搞清楚了，原来是文化部电影局点名调我的，请我到电影局向王阑西同志报到。

拿了中宣部的信，到羊市大街电影局，好不容易找到王阑西

同志，他原来是四野的宣传部长，海南解放时，他带队拍了一部《大战海南岛》的纪录片，彼此认识。他告诉我，调我到北京，是他的意见，因为毛主席对海南岛二十五年红旗不倒评价很高，提出要拍电影，王阑西向陶铸同志提出，陶马上答应，这就是不经组织系统调我来北京的原因。

海南刚刚解放，看来还是吃香的，我大约是沾了这点光，在矮子里挑将军，把我挑选上了，可是我能做些什么呢？

大约过了两三年，我才听到另一种说法，说我是一件见不得人的政治阴谋的牺牲品。有人说我是某公的心腹左右手，要把某公拉下来，先得剪除他的羽翼，这就是我第一批调动的原由。

其实，这些阴谋野心家把我抬举了，我是个书呆子，一身硬骨，从未懂得阿谀奉承讨好别人，只知道为党工作，在海南工作十几年，从未进入任何人的核心里，为谁升官卖命。

话虽如此，我倒感谢这些送我上京的谋士们，因为这是我的一生的转折点，至少也使全国人民知道，坚持海南岛斗争的干部，并不是任人欺侮的窝囊废，不是靠拍马溜须过日子的。

花园饭店十二号

王阑西同志告诉我，我分配在电影局剧本创作所，任务就是写电影剧本，后来，我自封为创作员。

这剧本创作所在西单舍饭寺，算是北京最热闹的地方，我和我的妻儿就在这里进入北京的生活圈。

创作所所在的地方，是一间旧饭店，叫做花园饭店，听说以前是吴佩孚的公馆，后来是敌伪机关，有人说敌人特务机关住过，不怎么起眼，门面不大，进了大门，一条五六十米的走道，两边就是平房，现在是传达室、放映室、饭堂，还住一些单身汉。后院是三层楼的旧房子，我们自己也建立一间三层的新楼房，后边有十多间平房。这地方，冬天倒是暖和，夏天很闷热，幸亏时间

不长。

这可是藏龙伏虎之地，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，电影界叱咤风云的人物，大多在这里住过。

旧楼住的是电影界老前辈蔡楚生，史东山、章泯、老演员王人美、黎莉莉、华达妮。还住着洪道、程季华、林杉等。

后院平房住着王震之、袁文殊、肖龙、薛滔、水华、汪巩等。

新楼住的人部分是编剧，女作家有关露、柳溪、林艺、林兰、颜一烟、杨沫、袁静、葛琴。男的编剧有：孙谦、纪叶、海默、岳野、羽山、武兆堤、陈戈、谢力鸣、袁云范、陈明、吴祖光、骆宾基、牧野、黄若海、胡苏、于敏、杨润身、黄钢、杜谈、耿西、梁彦等。

在这些同志中，蔡楚生、史东山、章泯、袁文殊、王震之、洪道、关露、葛琴等，都是三十年代从事电影、戏剧或文艺创作有卓越贡献的。其他都是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时期，党培养出来的文艺工作者，有不少人担任过党政文化部门的领导职务。

全国解放这几年间，电影就出了不少好片如：《桥》《赵一曼》《中华儿女》《翠岗红旗》《钢铁战士》《白毛女》《智取华山》等，博得广大观众的好评。

在我们创作所，还有一批水平很高的很有成就的编辑如：梅朵、程季华、罗艺军、徐虹、鲁军、戴江、唐渝、柳正午、柳如烟、唐忠琨、袁也、张小悸等。还有一批出色的翻译家如丽尼、邵牧君、富澜、戴光晰、胡英远等。当时还办有一个编辑班，后来出了一批才华出众的电影作家，如张天民、叶丹、孟黎野、逯斐等。可以说人才济济，盛极一时。

象我这样一个人，戴着一顶白帽子，走进电影圈里，既狼狈又不安，这叫做进退两难。

我来的时候，领导派了一位警卫员送我来京，不管土的也好，洋的也好，人家把我看作“首长”，“首长”下海学电影，倒是一件稀罕的事，心眼多的人就猜，大约是犯了什么错误，放到这里